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 粉墨春秋

下  
卿本佳人



高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高阳 著

责任编辑:苏 斌 朱 晓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0.75 字数 638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617—375—7/I·96

定价:38.00 元(上、中、下)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第三部

卿奉佳人

# 目 录

## 第三部

1. 黑狱探秘	647
2. 御倭妙著	675
3. 大限将至	695
4. 其言也哀	715
5. 春申三老	730
6. 燕京锄奸	746
7. 东京末日	772
8. 祸溯从头	788
9. 长沙浩劫	798
10. 进退维谷	812
11. 落花落叶	827
12. 卿本佳人	850
13. 全面求和	874
14. 众叛亲离	903
15. 曲终人散	930

## 1 黑狱探秘

### 76号如何办案？

当虞亚德与张有全，洗完澡梦入华胥，高枕无忧时，林之江却正在贝当路跟日本宪兵队队长小笠原大办交涉，原因是提人没有提到。

自小黄被逮到队，一直没有讯问；因为小笠原是川端的密友，他只是根据川端的一个电话，逮捕小黄。根本就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当然，川端要求捕人时，有个简单的理由，说小黄是“重庆分子”。但这个名词的涵义，已远非民国二十八

九年那样严重，所以小黄被捕以后，倒也并没有吃什么苦头，只是单独被囚禁在一间空屋中；要等川端提供了详细的控诉状，方始进行处理。

因此，当 76 号派人提出借小黄的要求时，小笠原无法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他必须先跟川端取得联络。76 号派去的人，感到情形与平常不同。立即打电话回去报告，由林之江亲自来交涉。

“这个人，我是奉东京的命令逮捕的，所以是否能让你们把他带走，我必须向东京请示。复电未到，最好请你明天再来。”

“不！”林之江的态度很固执，“我在这里坐等。”

小笠原只得由他。所谓“奉东京的命令”云云，自然是假话；事实是他一直未找到川端，不能不作此托词。

一直到晚上 7 点钟，小笠原才能找到川端。听说 76 号要求借提小黄的理由是，他是谋刺周佛海的主犯，川端立即想到，他的计划已经被泄露了，76 号借提小黄的主要原因是，要从此人身上追究主谋。川端颇有自知之明，凭一个统税局顾问的身分，要明斗周佛海是斗不过的；一旦真相大白，以他陆军中佐“后备役”的身分，将会被遣回东京，由参谋总长交付军法审判。

转念及此，立即便有了主意，要求处决小黄。小笠原自不免踌躇，因为对 76 号难以交代；但禁不住川端的“卑词厚币”，而且以此人既有行刺周佛海的企图，则杀之并不为过的理由，说动了小笠原。

“东京已有复电，需要研究；明天上午才能作决定。请你明天来。”

“明天什么时候？”林之江问。

“上午9点半。”

林之江无奈，只得回到76号，随即跟金雄白通了电话；彼此都觉得事有蹊跷。金雄白尤其不安；因为他无法判断小笠原说的是否真话？果如所云，则川端为承东京之命行事；也就是日本军部要取周佛海的性命。这一来，事态就严重了。

是不是要将这些情形告诉周佛海？金雄白考虑又考虑，决定到第二天上午9时半，看小笠原的答复如何，再作道理。

\*

“你请坐一下。”金雄白说：“大概10点钟就有确实消息。”

虞亚德一愣，“怎么？”他问：“金先生，莫非有问题？”

“问题是不会有的。不过这件事的内幕很复杂；说不定要我跑一趟南京，才能把人弄出来。”

虞亚德倒抽一口冷气，半晌作不得声；金雄白亦有芒刺在背之感，香烟一枝接一枝；电话一个接一个，每次都是很紧张地抓起话筒，却都不是他所期待的，林之江的电话。

见此光景，料知不妙；心想应该先通知在对面咖啡室等候的张有全，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金先生，”他站起身来说：“我出去一趟，大概一刻钟回来。”

“好，好！”金雄白如释重负，“你回头再来。”

等虞亚德走得不久，林之江就来了，一脸的懊丧，坐下来咬着嘴唇不说话。金雄白的一颗心便往下沉了。

“怎么回事？”



“小黄领回来了。”林之江说：“是个尸首。”

“什么？”金雄白双眼睁得好大了，小黄死了？”

林之江指指左胸说：“一枪送命。”

“怎么会弄成这么一个结果呢？”金雄白的眉毛简直打成一个结了。

林之江默然；心里非常难过，事情是很明白的，什么“东京的命令”，完全是鬼话！杀小黄的唯一原因，只是灭口。看起来不跟小笠原要人，小黄还不会死；本想救人，结果反而送了人家的命，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再窝囊的事。

金雄白的感觉亦是如此；只是在程度上要重得多。而且眼前还有个难题，马上虞亚德一来，怎么向人交代？

就这彼此愁颜相向时，玻璃门外人影一闪，不待女秘书通报，虞亚德已推门而入了。

这就到了非常困窘的场面了！金雄白无奈，只能先替虞亚德介绍。

“亚德兄，这位就是林大队长。”

“喔！”林之江起身，木然地伸出手来。

“久仰！”虞亚德握着手说。

“久仰！”林之江机械似地回答。

“光棍眼，赛夹剪，”虞亚德蓦地里省悟，“金先生，”他说：“是不是出问题了。”

金雄白不知如何回答；楞了一会方找到了一句成语：“始料所不及。”

看到金、林二人的表情，虞亚德颇为感动；虽然救人没有救成功；至少情意是可感的。

“谢谢两位先生，力量总是尽到。小黄自己作孽，怨不着别人。不过，事情总要弄清楚；不然死了都是糊涂鬼。我想，

小黄只有这点不甘心。”

“对了！”金雄白突然想起；但马上又变了念头，觉得自己不必再牵涉到这场没来由，冤冤相报的纠纷中。

可是，林之江与虞亚德，都渴望知道他这欲言又止的一句话是什么？等了一会看金雄白仍无表示，林之江忍不住了。

“金先生，你想起来什么？”

“没有什么，”金雄白转脸问道：“小黄有什么遗族？”

“乡下还有个哥哥。”

“是光棍。”

“老婆是有两个，死的死，走的走；孤家寡人一个。”

“那么，只有请他表兄替他料理后事了？”

“是啊。”

“那我再送他一笔钱。”说着，金雄白坐向办公桌去开支票。

虞亚德是早就想好了；看出金雄白不愿再多事，便悄声向林之江说：“林大队长，我可以不可以来拜访你；有些话向你报告。”

“报告不敢当。你要来看我，很欢迎；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先打来试试看，只要我在，随时请过来。”

林之江写了3个电话号码给虞亚德，这表示他不是敷衍，确有愿意接见的诚意，虞亚德觉得很满意。

等金雄白开好一张支票交来，虞亚德却不肯收，“金先生，”他说：“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应该他表兄去替小黄收尸。金先生做好事，我替小黄谢谢；不过支票应该他表兄来领。要到哪里收尸，还要麻烦金先生打个招呼。”

“尸首已经关照上天殡仪馆去领了。”林之江插嘴：“叫

他表兄直接去接头。”

“好的。”虞亚德哈哈腰：“金先生、林大队长，我走了。”

他只走出金雄白的办公室，等在银行门口；不过十分钟的工夫，就等到了林之江，迎面拦住，躬身问道：“林大队长，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工夫。”

林之江略一沉吟，将手一指：“上车！到我那里去谈。”

在汽车里虞亚德就谈了，“林大队长，”他说：“我想请你替小黄伸冤。”

“可以。你不说，我也想追究这件事。”林之江说：“‘无鬼吓死人’，你晓不晓得底细？”

“我不晓得。不过有个人，一定晓得；这个人叫陈龙。耳东陈，龙凤的龙。”

“陈龙，这个人名字好熟。”

“是‘大自鸣钟’一带，有点小名气的。”

“喔，我晓得了。”林之江问：“陈龙怎么样？”

“金先生托人送了小黄一张支票；小黄托他表兄去兑；他的表兄是陈龙的老婆的姘头；支票让陈龙拿现款掉去了。可是，这张支票到现在没有提出交换。”

“是这样一件事！”林之江大感兴趣，“他的表兄叫什么名字？”

“叫张有全。”

“你熟不熟？”

“当然熟。他还等在我那里。”

“那么，”林之江说：“我们一起开车子去接他。”

“我陪他来好了。他还不知道小黄已经‘翘’掉了；我要跟他先说明白。”虞亚德说：“请司机朋友停一停。”

“好！”林之江说：“你马上来。知道不知道我的地方？”

“极斯非而路””

“对！我等你。”林之江拍拍司机的肩，汽车停了下来。

\*

一辆三轮车赶到张有全在等消息的咖啡馆，虞亚德不由得一愣，卡座中张有全对面坐着一个 30 左右的少妇；她面前也有杯咖啡，喝得只剩一小半，显然已坐了好些时候了。

看到虞亚德的脸色，张有全自不免忸怩；可也不能不介绍：“这位是陈太太！”

“陈太太”三字入耳，如雷一震；陈龙的太太？虞亚德心里在问；这时陈太太已转脸过来了，微笑等虞亚德来招呼。

“陈太太，”虞亚德说：“敝姓李。”

这是暗示；也是试探陈太太，如果她已知道了他跟张有全的约会，脸上自然会有困惑的表情。幸好没有；那么可以证明张有全并未提到他的名字。“李先生，请坐！”说着，她自己将身子往靠壁那边缩了过去，留出外面一半让“李先生”坐。

这个举动给虞亚德的印象非常深刻，除非她跟张有全非常密切的关系，才会有这种视张有全的朋友像自己的朋友，脱略客套的举动。当然良家妇女总不会这样；世不会有这种忘掉性别的表现。这又可以确定，陈太太一定是“白相人”陈龙的太太。

“我要走了。你也快回去吧！这几天发现什么‘德国麻疹’，要看西医；不能看中医，不要耽误！”说完，张有全掏出一叠钞票，丢在玻璃桌面上，又加一句：“这里的帐你结。”

于是虞亚德向陈太太点一点头，作为道别、跟在张有全

身后，很快地改变了主意。

原来的主意是打算据实相告；此时发现跟陈太太在一起，这个疑团太大了！张有全本性虽并不坏，但为人糊涂，是非不明，轻重不分；尤其是已为陈太太所迷，使得陈龙能够用老婆的裤带，紧紧捆住张有全。照此情形，只要他一脱离了掌握，什么规定得切切实实的事，都会变卦。不如先瞒他一瞒为妙。

“怎么样？”张有全问：“仍旧有麻烦？”

“有麻烦”是虞亚德见了金雄白回来以后跟他说的话。

“没有了！”虞亚德往后说：“人已经到了76号；林之江在等我们去接。”

“好极了！前面就是‘祥生’，坐汽车去。”

“慢一点！我先问你两句话。”虞亚德低声问道：“这陈太太是谁？陈龙的老婆？”

“是的。”

“她怎么会在这里，是你约她来的？”

“不错！我约她来的。不过我人格保证，她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张有全将右手按在左胸上，表示是凭良心说话。“今天早晨她打电话给我，跟我要钱给孩子看病；我跟她说，我9点钟在南京兴业银行跟朋友有约会了，叫她到那里来等——。”

“这点就不对了！我们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她。”

“她坐在里面；我没有进银行，所以没有看到她。后来等你不来，我想起来了，进银行一找，果然在那里，才把她带到咖啡馆里去的。”张有全又说：“跟你说实话，她的儿子姓陈；实在姓张。”

“原来是你的儿子。”

“是啊！你倒想，我能不关心。”

“对！你应该关心。”虞亚德口中这样说：心里越觉得自己做对了。

到了76号，由于林之江已有交代，所以不必再通报，便为提着一柄算是最新式武器的，汤姆式手提机关枪的警卫，带到了林之江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一半隔成会客室；虞亚德关照张有全稍等，自己跟着警卫到了里间。约莫5分钟，便即复回；张有全一看他的脸色，心头立刻疑云大生，因为不论如何不像有喜事的神情。

“老张，为了你的表弟死得冤枉——。”

“什么？”张有全大声惊呼；眼圈跟着就红了。

“小黄死掉了。林大队长答应替他伸冤，叫我把你请了来。这是个什么地方，你当然知道；自己朋友，我劝你要‘识相’”。

张有全不甚听得明白他的话，因为方寸大乱；“小黄是怎么死的？”他只管自己发问。

“自然是日本宪兵杀掉的。”

“不是说，可以提过来吗？”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何以一直做下来的规矩，忽然乱了，林大队长就是想找出其中的毛病来。等下，你最好有一句，说一句。”

张有全怔怔地流着眼泪，突然问道：“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是因为看到你的姘头，我不敢说了。”虞亚德很率直地答说：“你倒自己想想看，陈龙的老婆，陪你睡觉；你的儿子又姓了陈龙的姓，你们两个人等于穿一条裤子。我

告诉你，你告诉了陈龙怎么办？”

“这样说，是预备抓陈龙？”

“可能！”

说到这里，办公室出来一个人；来路货料子的西装，烫得方楞折角；皮鞋擦得雪亮，不过腋下微微突起，可以想象得到是跨着一支手枪。

“大队长！”虞亚德起身招呼。

张有全当然也站了起来；林之江摆一摆手，自己先坐了下来，“贵姓张？”他很客气地问。

“是的！我叫张有全。”

“小黄是你表弟？”

“是的。”

“陈龙呢？你们是好朋友？”林之江将“好”字说得特别重。

“是的。好朋友。”张有全微微发窘。

“表弟跟好朋友，哪一个来得亲？”

话中有锋芒，张有全急忙答说：“大队长，我绝不是存心要害我表弟；我也不知道陈龙拿了那张支票，另外会搞什么花样——。”

“我明白！我明白！”林之江摇摇手，截断了他的话，“我现在想问你两句话，请你老实说。”

“好！”张有全连连点头。

“陈龙住在哪里？”

“他有两个家，一个在吕班路——。”

林之江取出一本笔记簿，撕下一张，连同自来水笔一起交给张有全，要他将地址写下来。

“现在会在哪个家？”

“吕班路。”

“如果不在呢？可能会在哪里？”

“大概——”林之江看一看手表说：“快吃中饭了；他大概在家。”

“他家有电话没有？”

“有。”

“你平常是不是常常约他出来吃中饭？”

“偶而也有。”

“所谓偶尔也有，是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还是难得有一回？”

“一个月有一两次。”

“你请坐一下。”林之江起身回到办公室，听得他在说话；却不知是跟谁说，也听不清说些什么。

这样过了有十来分钟进来一个工友，来请虞亚德与张有全吃饭。饭厅就在邻室，菜很丰盛；张有全食不下咽，虞亚德倒是胃口很好。吃到一半，林之江回来了。

“请你打个电话给陈龙，约他出来吃中饭。”

张有全茫然不知所答；虞亚德便说：“你不必多想，照林大队长的话做就不错。”

张有全点点头，起身问道：“约在哪里？”

“随便你。总是你们平常去的地方。”

“好！他如果在家吃过了呢？”

“那就算了。不过你要说一句：请你在家里等我；我马上回来，有要紧话跟你说。”

于是张有全拨了电话；接通了等了一下，向虞亚德点点头，表示来接听的正是陈龙。

“喂，喔，我是有全；怎么样，一起吃中饭，好不好？”



张有全等了一下说：“你想吃罗宋大菜？好，就是巷口那一家好了。我马上赶回来。”

饭厅里电话刚完；办公室中铃声大振，林之江匆匆走了回去接电话。张有全却大感困惑，不能向虞亚德发问。

“我是不是要赶回去？”

虞亚德沉吟了一会，忽然面有喜色，“用不着！”他说：“你在这里慢慢吃好了。”

“那不是放了陈龙的生？”

“不会的。陈龙那里马上有客人上门了。”

“咦！”张有全大为诧异，而且面有愠色，仿佛受了戏侮似地，“你怎么知道？”

“你连这一点都想不通，难怪让陈龙把你吃瘪——”虞亚德低声说道：“人早已派出去，已经在吕班路了；要你打电话是投石问路，看陈龙在不在家。你看着好了，用不到半个钟头，陈龙跟你就碰头了。”

“不，不！”张有全乱摇着手说：“我不要跟他见面。”

“恐怕要对质，没有办法不见面的。”虞亚德鼓励他说：“有林大队长撑你的腰，你怕什么？而且陈龙亦不会晓得，他的住处是你说出来的。”

张有全是老实地人，心里觉得七上八下，无法宁静；食不下咽，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这样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林之江又出现了。

“怎么样？”虞亚德问说：“很顺利？”

“一切都顺利，现在请张先生去听我们审问陈龙，口供如有不实，请告诉我。”

“在哪里听？”张有全急急问道：“是不是另外一间房？”

“对！另外一间房，你们看得到他；他看不见你们。”